

脉诀阐微 清 陈士铎

鬼真君脉诀序

《脉诀》自王叔和传后，世鲜其人，谁知叔和止注脉经，误传有《脉诀》也。叔和既无《脉诀》，何传诀而不传经？以《脉经》之多不及《脉诀》之约也。然《脉诀》始于高阳生，非叔和原文也。铎遇云中逸老于燕市，传法之备，而不传《脉经》者，以《素问》《灵枢》二书言脉之多也。虽然，于多之中而求其约，安在必求脉于《灵》、《素》哉？鬼真君名舆区，云中逸老弟子也。貌甚奇，面长尺有一寸，发短而髻，深目身高，耳垂下且大，非凡近士也。且歧天师备传方法，何不传脉于铎。因授是书，皆切脉法也。夫真君为天师之徒，天师传道之备，胡真君传脉之约乎？盖病分脏腑，若脉则传脏而不及腑，宁脉与病异哉？不知病必兼脏，而脉不可兼脏也。《灵》、《素》二书，有时合而言之，何今传《脉诀》独与病殊乎？以脏病而腑亦病，腑病而脏亦病，故治脏而腑在其中，切脏而腑亦在其内，又何必合言之。所以单言脏而不及腑也。真君之传，虽出于天师，亦真君之独见也。传止五篇，其言约矣。然皆言脏之文，治脏不可通之治腑哉？

山阴陈士铎敬之甫别号远公题于文笔峰之小琅琊

第一篇

脉理甚微，原非一言可尽，人病多变，又岂一脉能包。论其阴阳，别其生死，察其脏腑，观其症候，既上中下之宜分，必寸关尺之自定。左寸心，左关肝，火木宁无至性；右寸肺，右关脾，土金本有深情。唯两尺为肾，水火实难分配，中间是命，左右还可同观。三焦别上中下以相诊，余经合寸关尺而共视。盖部位乌容倒置，辨贵分明，而表里何必细分，不宜拘执。虽按指以三部为法，数息便悟断经，顾看脉以五脏为主，知脏即通治腑。察四时之节气，春夏异于秋冬；审一日之晷时，寅卯殊于申酉。大约逢克则凶，逢生可救，我生则缓，我克难医。因五行而推断，举一隅而可知。弦似乎紧，涩似乎微，浮与芤相反，沉与伏宁殊。洪同实状，弱带濡形，辨之既清，病将安遁。故急则为痛，弦则为风，紧则为邪，缓则为虚，微则为冷，数则为热，滑则痰多，涩则郁塞，洪为火旺，大为血干，沉为阴寒，迟为困乏，小者气衰，细者血涸，浮者气升，伏者脉结，芤多失血，实多壅气，弱者阴亏，濡是湿犯，长是正气之和，短是邪气之克，代为正气之衰，革为正气之脱，结为邪气之搏，促为正气之耗，动有变动之机，静有安宁之喜。毛主席火之将旺，石乃水之极沉，奭是力薄，坚乃邪深，钩为气血之和，躁为气血之燥，搏击指而有太过之虞，散去指而无可留之状。脉嫌其绝脉，脉贵其平。既知各脉之异同，可断诸症之常变。然而诊脉必须得时，要在日之平旦。按指原无异法，贵取气之甚清，自然虚实易

明，盛衰易辨矣。

陈士铎曰：脉理之不明也，久矣。以致看病不真，用药寡效，是脉之精微不可不讲也。然而精微出于浅近，过求乎窈杳，反致失之。此鬼真君脉诀之妙，妙在浅近，使人人易知而深入也。

又曰：脉有阴阳之不同，王叔和分七表八里，似乎切脉之分明，不知无一脉无阴阳，非浮为阳而沉为阴，迟为阴而数为阳也。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于中消息，全在临症明察之，心可意会，非笔墨能绘画耳。

又曰：十二经各有脉，分十二经看之，自然玄妙入神。然而过求其精，反失其约。盖五脏之脉，能统摄七腑，腑病治脏，脏安而腑自安。故脉诀止消言脏，而不必言腑也。

又曰：切脉以呼吸为准。一呼脉二动，一吸脉二动，为平人无病之脉，有余不足皆病也。世人切脉，多以三指齐按于寸关尺以候各脉，焉得备观其阴阳虚实邪正之分哉。必须先以一指观其左寸，后及左关，又及左尺，然后又及右寸，又及右关，又及右尺，逐步分别，再以三指准之，则何异何同，始了然于胸中。见浮言其风，见沉言其积，见迟言其痛，见数言其热，自能阴阳莫逃，邪正有别，虚实不淆矣。

又曰：春夏秋冬长夏各有定脉，《内经》已详言之。春主弦，夏主钩(钩即微洪之意)，秋主毛，冬主石，长夏主软弱，太过不及均是病征，尤不可见者，克我之脉。如春宜弦而见毛，夏宜钩而见石，及至秋冬未有不病者，余可类推。

又曰：脉随血而行，而血随时而运。病脉行至克我之脉，则病必重，行至生我之脉，则病必轻。盖金脉逢金时必旺，木脉逢金时必衰，故木病值寅卯则当其令，逢申酉则失其时。观寅卯申酉之旺衰，即知金木病情症候矣。即一木而可通之火土水金，即寅卯申酉而可通之子午亥辰戌丑未也。

又曰：脏腑之病虽各不同，要不外五行之生克，逢生则病易愈也，逢克则病难痊也，我生则泻我之气，我克则劳我之神，脏腑为战争之地，胸腹为角斗之场，敌虽扫除，而斩杀甚多，伤损必过，调停于生克之间，和解于败亡之内，仍于金木水火土而善用也。

又曰：脉有相似而实不相同者，尤宜分辨。盖脉似相同而病实各异，一经错认，死生反掌，可不慎欤。

又曰：脉之秘诀，大约三十八字尽之。而每字实有秘要，非一言可尽也，既非一言可尽，而鬼真君何以每一字皆用一言以诏示天下，岂脉诀贵少而不贵多乎？不知诀不必太多，而论诀正不可太少也。

又曰：急则为痛，言见急脉即为痛病也。急似乎数而未至于数也，急似乎

紧而未至于紧也，有不可缓之状，乃气与火相斗，邪与正相争也。

又曰：弦则为风，弦乃春天之正脉，春天见弦脉，正风木之得令，非病也，苟见于夏秋冬季，则弦为风矣。

又曰：紧则为邪，邪者，亦风之类，但风邪感之甚骤，则脉必现紧耳。

又曰：缓则为虚，虚者，重按之不能鼓指也，鼓指亦非太劲之谓，言其不能微微鼓指耳，最宜活看。

又曰：微则为冷，冷者寒也，不论何部，见微多是寒症。

又曰：数则为热，热乃火病，火性炎上，其性最速，故数脉作热论也。但数不同，有阴数阳数之异，有初数久数之分，然而热则一也。

又曰：滑则痰多，天下至滑者，无过于水，痰亦水也，水多则痰，生痰多则滑宜见也。然而水病不一，滑脉不常，何故单以痰多属滑也？不知水未结痰，其体静，水既结痰，其体动也，动极则滑极，脉见滑矣，非痰多而何。

又曰：涩则郁塞，涩脉乃往来不甚舒畅也。此阴阳不合，气血不达，外感于风寒，内阻于忧郁，抑塞而不通也，郁而未发之状，六部见此象，具能成病，尤于肝经不宜。一见涩脉，即以解郁通塞之药急治之，随手奏功也。

又曰：洪为火旺，洪者来大而数也。洪与大有分，按指若大久之而不见其大，止见其数，重按之不见其数，而仍见大者为洪也。夏见此脉为宜，否则皆火旺之极也。

又曰：大为血干，大者重按而仍洪也。火之有余，乃血之不足，血不能制火，乃见大脉。在夏天则犹非大忌，然见大脉即宜补血滋阴，以水伏火之为得耳。

又曰：沉为阴寒，沉者至深之象。深则未有不阴，阴则未有不寒者也，入石洞而阴寒逼人者，正以其深沉耳。

又曰：迟为困乏，迟者言俟之而不能深进也，行百里者半九十，非迟之谓乎。是其力乏神困，欲进而不能，非可进而不肯进也。

又曰：小者气衰，小脉言气之小而不能大也，气之不充故耳。

又曰：细脉言脉之细而不能粗也，江河细流，正水之缩也，人身之血少，自然脉细矣。

又曰：浮脉按指即得，气举而升之也。

又曰：伏脉按指始终不可得，或隐隐约约，或有或无者也。是邪气搏结正气而不能出也，用药出之者生，然出之骤，亦非佳兆。

又曰：芤脉中空如无也，血失则内无血养，安得不中空乎。

又曰：实脉不独按指有力，且有不可止抑之状，非正气之有余，乃邪气之有余也，邪气有余，自然壅塞正气矣。

又曰：弱脉不能强旺之状，阴虚而不敢与阳气相争也。

又曰：濡脉言其濡滞也，湿则沾濡，非软。

又曰：长脉之现正气之和也，有胃气则脉自修长，有从容和缓之象。

又曰：短脉者，欲长而不能，欲速而不达，因邪气之克犯正气，正负邪胜也。

又曰：代脉之现，正气之衰，不得中止以息其气也，有痰气壅膈不散，亦现代脉者，然正气不衰，痰安能作祟，使脉中止而不还乎。

又曰：革脉，脉来浑浑而浊乱击指者是，盖正气之欲脱也。

又曰：结脉其来则缓，而时有现止，是力不能不止也。明是正气甚衰，不敢与邪相斗，邪气搏结于一身耳。

又曰：促脉急遽之状，气耗而势难宽舒也。

又曰：动脉有不能安静之势，动极生变也。

又曰：静脉与动脉相反，不动则不变，自有宁静之福矣。

又曰：毛脉言如羽毛之拂体，乃有余之象，火将浮而又息之状。夏秋间之正脉也，在夏则生气之旺也，在秋则旺气之衰也，在他时则热气之盛也，宜于活看。

又曰：石脉乃沉脉之至，藏之极也，冬时正脉，余时见之为寒冷矣。

又曰：爽脉不能刚健之状，明是力之不胜耳。

又曰：坚脉至硬之状，邪气深入，劳不可破也。

又曰：钩脉洪而不大之象，如钩之有留也，乃胃脉和平，火不盛而司其令，夏日见之尤为平脉也。

又曰：躁脉似动而非动，似数而非数，似促而非促，似急而非急，若有干枯烦扰之状。

又曰：搏脉者，击指之谓也，各脉皆能击指，皆属太过。

又曰：散脉者，即解索之兆，乃欲留而不能留，欲存而不能存也。

又曰：绝脉者，言脉之将断而未断，可续而不续也，死亡之时，必现此脉。

又曰：平脉者，言各脉得其平也，如浮不甚浮，沉不甚沉，迟不甚迟，数不甚数耳，人现平脉，多系胃气之全也，胃气无伤，又宁有疾病哉，此脉之所以贵得其平耳。

又曰：鬼真君脉诀，止得三十八字，然而人之疾病，已尽括于其内，要在辨其异中之同，与同中之异，则因常可以通变，遇变可以用常，随时随地随症随人无不可以起死回生矣，又何必拘拘于日之平旦，乘人之清气诊病哉。

又曰：五脏七腑各有脉，俱在寸关尺观之，内经分三部之内外前后上下以

细察其部位，何其详也。而鬼真君独重五脏，将七腑略而不言，止将三焦命门以示世，又皆不专属之肾，何其略也？不知脏可以包腑，而腑不可以包脏，论府太详，必至反遗夫脏矣。不若专言五脏，治脏而治府在其中矣，三焦乃府之一，何独举而言之？因世错认三焦在于肾中，故特指明也。命门为十二经之主，世人不知，而以右尺观之，恐失命门之义，故鬼真君辨明之也。

又曰：或曰王叔和脉诀，因遗落心包，遂至传疑千载，今鬼真君之诀，将七府全然不讲，不更滋甚乎？然而切脉止可切五脏也。七腑部位，内经虽分，似乎有一定之理，而究难别脏府之异。不若单切五脏，论其五行之生克，病情反无可遁也。此鬼真君不言七腑，真是至捷之法，亦是至玄之机，幸勿作王叔和遗落心包一例而并讥之也。

又曰：脉贵知微，然而得其微又甚难，暗中摸索而欲使脏府之疾病了然于手指之间，易乎，不易乎？虽然切脉必须问症，症是府病，即以脏之脉合之，脏之脉不病，即是府病也，治府而病可愈。症是脏病亦以脏之脉合之，脏之脉病，是非府病也，治脏而病亦愈矣。苟知此法，又何微之不可得哉。

又曰：凡人之脉，多不相同，不可以此人之脉，概论诸彼人也。看人之脉，当取其左右两手之脉一一而消息之，辨其何部独异，乃断何经之病，庶几得之。

又曰：看脉须看有神无神，实是秘诀。而有神无神何以别之，无论浮沉迟数滑涩大小之各脉，按指下若有条理，先后秩序不乱者，此有神之至也。若按指充然有力者，有神之次也。其余按指而微微鼓动者，亦谓有神。倘按指而散乱者，或有或无者，或来有力而去无力者，或轻按有力，重按绝无者，或时而续时而断者，或欲续而不能，或欲接而不得，或沉细之中倏有依稀之状，或洪大之内忽有飘渺之形，皆是无神之脉。脉至无神，即为可畏，当用大补之剂救之，倘因循等待，必变为死脉，而后救之晚矣。

又曰：人有天生细微之脉，不可动曰虚弱，当统六部同观之。倘一脉独旺，一脉独急，余脉皆现细微，此非虚弱之脉也，旺乃火盛，而急乃邪侵也，以此消息，断然不差。

又曰：切脉贵先调息，吾息调而后可以察病人之息。盖病人之息，呼吸不到，未有能调者也。倘医者之息不平，又何以知病人之息哉。盖学医者平日学导引之法，则呼吸之间无太过不及，自然下指之时，息数可以分别，可以察病人之脉也。

又曰：看脉必须看症，盖症所以印证夫脉也。夫人之脉不同，有天生阴脉，不现于皮毛之内，又将何处看脉。故必观其症候之若何，而症候正难辨也。或看其起居之静躁，静为阴而躁为阳也；看其饮食之寒热，喜寒为热喜热为寒

也；问其大小便之燥湿短长，燥短而实，而湿长为虚也；辨其口舌之黄白峭滑，黄峭为邪盛，而白滑为正衰也。是观症所以济切脉之穷，而切脉所以辅观症之妙耳。

第二篇

鬼真君曰：人身之病，变迁原非一致，人身之脉，纷纭必有殊形。故六部之中，每显各异之状，一经之内，常呈兼见之端。浮而弦，浮而数，多无定象，沉而细，沉而迟，不少同观，必须统论其精微，始可独断其真伪。故浮而兼滑也，必是风痰之盛；浮而兼大也，绝无气血之邪；浮而兼迟也，虚风之害；浮而兼濡也，湿气之侵；浮而兼细也，血随气而上升；浮而兼洪也，火得气而更旺；浮而兼芤，定为血泛之虞；浮而兼紧，决至邪重之苦；浮而兼急，必疼痛于上焦；浮而兼弱，必萎靡于下部；浮而兼长，气虽升而不伤其正；浮而兼短，气欲结而难散其邪；浮而兼结，邪搏于经络之间；浮而兼革，正脱于脏府之内；浮而兼代，邪居于胸膈之处；浮而兼促，正伤于营卫之中；浮而兼动，气有变迁；浮而兼静，气将宁息；浮而兼毛，气得火而上腾于头目；浮而兼躁，火因气而上炎于咽喉；浮而兼钩，气升之和；浮而兼搏，气浮之极；浮而兼奕，气虚之甚；浮而兼散，气不可收；浮而兼平，气乃无病。

沉而兼迟也，寒虚之至；沉而兼涩也，郁滞之深；沉而兼滑也，寒痰之不舒；沉而兼小也，冷气之难发；沉而兼实也，气得寒而不扬；沉而兼微也，精因冷而欲脱；沉而兼细也，血逢阴凝之象；沉而兼紧也，邪乘寒冷之征；沉而兼急，小腹有寒邪之痛；沉而兼濡，两足多水胀之侵；沉而兼长，气陷而正尚未伤；沉而兼短，精冷而邪将不涣；沉而兼结，邪搏于至阴；沉而兼革，正脱于髓海；沉而兼代，命门将绝而可危；沉而兼促，元阳欲脱而可畏；沉而兼静，阳寒能守；沉而兼石，阴固不迁；沉而兼奕，腹冷而有痛楚之苦；沉而兼散，精寒有涸绝之危。

更有濡迟兼见，无非湿犯乎虚；濡滑同来，尤其是痰成乎水；濡中兼大，湿因血耗以相侵；濡中兼小，水乘气衰以相犯；濡而兼弦，风水之患深；濡而兼芤，痰血之症急；濡而兼长，水湿易散；濡而兼革，水湿难消；濡而兼动，水有泛滥之盛；濡而兼静，水有浸润之微；濡而兼奕，水邪乘虚而相生；濡而兼散，正气随湿而欲脱。

迟而兼涩，郁中以成弱；迟而兼滑，湿内以招虚；迟而兼大，气血皆居干燥；迟而兼小，精神必至伶仃；迟而兼微，虚寒之气；迟而兼细，匮乏之身；迟而兼弦，内伤之风；迟而兼芤，内伤之血；迟而兼长，病不足畏；迟而兼短，症实可愁；迟而兼代，必至损伤脾胃；迟而兼革，定然涣散精华；迟而兼石，气寒将侵于骨；迟而兼奕，血衰少养乎心；迟而兼散，寒极而气飞；迟而

兼静，阴微而精固。

数而兼滑，亢炎之痰；数而兼大，沸腾之火；数而兼实，气壅于热；数而兼弦，火助乎风；数而兼洪，热有燎原之盛；数而兼紧，邪有风火之传；数而兼芤，吐血何狂；数而兼代，丧躯必速；数而兼革，走阳可许；数而兼促，消正堪忧；数而兼动，恐有发狂之变；数而兼毛，定有消渴之成；数而兼搏，火刑金而喉舌无津；数而兼躁，火烧心而脾胃生焰。

涩中兼小，气血亏而郁志莫伸；涩中兼实，气血壅而思想难遂；涩中兼微，气寒而滞；涩中兼细，血少而愁；涩中兼洪，郁怒不解；涩中兼急郁痛安禁；涩中兼结，邪搏于两胁之间；涩中兼促，正亏于半表之际；涩中兼革，气欲脱于肾肝；涩中兼代，气将绝于脾胃；涩中兼石，寒郁不宣；涩中兼坚，风郁难出；涩中兼搏，郁甚莫解；涩中兼静，郁急安移。

滑而兼大，痰借血以为灾；滑而兼小，痰借气而作祟；滑而兼实，气塞于痰中；滑而兼微，痰冷于胸次；滑而兼细，痰旺而血枯；滑而兼弦，水盛而风急；滑而兼洪，湿热成党；滑而兼芤，痰血为病；滑而兼紧，邪得湿以助威；滑而兼急，邪乘湿而增痛；滑而兼濡，湿盛恐邪气之增胀；滑而兼革，水多防正气之难收；滑而兼动，水畜致肠腹之鸣；滑而兼毛，火沸召痰涎之吐；滑而兼奕，湿痰积而不消；滑而兼坚，湿邪留而不散；滑而兼搏，痰有倾盆之呕；滑而兼散，水如走石之崩。

余脉俱可类推，各经正当细晰。总以脾胃之气为要，更以平缓之脉为先，倘下指之时，均有宁静之致，庶几药饵之用，可许健康之祥矣。

陈士铎曰：凡人之病，变迁不常，而脉亦因病殊形，必非一状。大约一经之中，必现二脉以相兼也，合二脉以论症，而症始出焉。合二脉以用药，而药始当焉。但二脉兼见甚多，不止浮沉迟数涩滑濡也，然苟知兼见之大旨，则以七脉为纲，以余脉为纪，又何病之不可推测哉。

又曰：脉有同中之异，亦有异中之同。同是浮脉，而何以有各脉之异？同是沉脉，而何以有各脉之殊？盖脉无一定之形，必兼两脉而并见也。两脉既然并见，合两脉以治一病，自易见功，然而两脉之现，必察其异同，知其同中之异，竟治其异而不必顾其同；知其异中之同，竟治其同而不必顾其异，从此消息，医道乌得不神哉。

又曰：千态万状者，病也；千变万化者，脉也。鬼真君以三十八字尽脉之理，毋乃太简乎？故又取兼见之脉以示世，似乎克尽其变矣。然而兼见之脉，止取浮沉迟数涩滑濡之七脉，而其余三十一脉不言兼见，或疑其诀之不全，而立法之未善也。不知脉之大纲，止浮沉迟数涩滑之六字耳。举其大纲，而余可类推，又何必琐细之尽告哉。吾意于浮沉迟数涩滑之外，引濡脉之兼见者

，亦可无事重宣耳。鬼真君唯恐人之拘执而不通也，故略举一濡脉以训世也。

又曰：兼见之脉，须先看七脉为主。既得七脉，而后辨其兼见之形，则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，无难细得也，以七脉为纲，以兼见为纬，实切脉之权舆也。

又曰：切脉实难，而辨其异同不尤难乎，然而无难也。知浮沉迟数涩滑濡之七脉，而其余之三十一脉兼而察之，则病可意会也，况鬼真君又明告乎。细读此诀，而何患脉之难知而病之难识也。

又曰：人疑兼见之脉，不止鬼真君所示，寥寥数语不足以包万病也。殊不知脉诀言愈多而脉愈晦，鬼真君之诀，妙在于少也，以少胜多，非便世人之习诵也，实以其脉诀神奇，足以包举万病耳。

又曰：脉理甚微，须辨其同中之异，异中之同。同中之异者，如寸关尺各现大小虚实之异，而浮脉则同也。上中下各现迟数涩滑之异，而沉脉则同也。知其同中之异，则竟治其异，知其异中之同，则不必治其同，于此消息，何患脉理之不精哉。

第三篇

鬼真君曰：五脏之病，必以寸关尺为凭，七府之症，亦以寸关尺为据，然不分析其精微，又何能尽知其玄妙。试观其寸口也，左寸见浮，风热上越而头痛；右寸见浮，咽喉中燥而鼻塞；左寸见芤，胸难藏血而呕吐；右寸见芤，胃多瘀血而痛疼；左寸见滑，热痰入心而舌强；右寸见滑，热痰入肺而鼻折；左寸见实，火焚心而面赤；右寸见实，火生胃而唾干；左寸见弦，风入体必多头痛；右寸见弦，风入肠定有筋挛；左寸见紧，邪盛而心痛；右寸见紧，气嗽而肺伤；左寸见洪，心胸起热闷之烧；右寸见洪，头脑生炎蒸之楚；左寸见微，心寒而虚弱何辞；右寸见微，气冷而崩陷难免；左寸见沉，心君失相火之助；右寸见沉，肺金招寒气之侵；左寸见涩，心脉火郁而未舒；右寸见涩，肺金郁而莫达。

左寸见迟，膻中虚乏而难以卫心；右寸见迟，上焦损伤而难以生气；左寸见伏，气匿于胁间；右寸见伏，气积于腕内；左寸见濡，膀胱水畜而不消；右寸见濡，皮毛汗泄而未止；左寸见弱，无血以养心；右寸见弱，乏气以生胃；左寸见大，心经血燥而怔忡；右寸见大，肺经血干而闭结；左寸见小，惊悸时生；右寸见小，怯弱日甚；左寸见虚，心中恍惚；右寸见虚，胃内衰微；左寸见细，运行乏力；右寸见细，言语无神；左寸见微，包络有寒邪之入；右寸见微，胸膈有阴气之招；左寸见急，心疼不免；右寸见急，喉痛安辞；左寸见短，三焦之气怯；右寸见短，再宿之食难消；左寸见代，心痛勿讶；右寸见代，痰塞何妨；左寸见结，邪搏于心包；右寸见结，邪蟠于胃脘；左寸见促，积

聚有烦闷之苦；右寸见促，留滞兴痞满之忧；左寸见革，心气散漫而不收；右寸见革，肺气飞跃而不返；左寸见动，欢娱妊子之祥；右寸见动，饮食伤气之兆；左寸见毛，心火动而将刑肺金；右寸见毛，肺火起而将克肝木；左寸见钩，心气安而魂梦适；右寸见钩，肺气肃而膀胱通；左寸见坚，邪犯心而呼号；右寸见坚，邪侵肺而咳嗽；左寸见躁，无血养神；右寸见躁，无精定魄；左寸见搏，火太过而焚心；右寸见搏，火太过而烁肺；左寸见石，阴寒直捣于膻中；右寸见石，冷气逼居于腕内；左寸见散，心有无可奈何之象；右寸见散，肺有但出无入之悲。

试观其关中也，左关见浮肝犯风而眼赤；右关见浮胃入风而渴生；左寸见芤必肝伤而失血；右关见芤必肠毒而便脓；左关见滑，头目肿痛堪嗟；右关见滑，脾胃热焚甚苦；左关见实，痰癖可征；右关见实，心腹多痛；左关见弦，肝旺生风；右关见弦，脾崩不食；左关见紧，筋脉急拘；右关见紧，嘈杂呕吐；左关见洪，眼目生花；右关见洪，心腹结痛；左关见沉，必阴寒之癖积；右关见沉，定冷气之难安；左关见涩，风寒邪闭因气郁有余；右关见涩，饮食伤残实血虚之不足；左关见迟，两胁多寒；右关见迟，中焦微冷；左关见伏，关格收藏；右关见伏，霍乱吐泻；左关见濡，痺症将成；右关见濡，水臌可畏；左关见弱，筋痿宜防；右关见弱，气短须补；左关见数，肝火盛而目红；右关见数，胃火旺而口渴；左关见大，怒气伤肝；右关见大，狂阳伤胃；左关见小，肝胆气衰；右关见小，脾胃血少；左关见虚，必益其血；右关见虚，须补其津；左关见微，温其下元之惫；右关见微，暖其气海之寒；左关见细，虑脚膝之酸；右关见细，恐肚腹之泻；左关见急，肝痛而不能眠；右关见急，脾伤而自难卧；左关见代，肝绝而痛则无妨；右关见代，肝绝而安则无救；左关见结，胸满而痰结于中；右关见结，脾伤而气滞于下；左关见促，肝无肾水之滋；右关见促，脾无肾火之养；左关见革，气脱于木旺之时；右关见革，气脱于土崩之候；左关见动，两胁有气痛之愁；右关见动，中焦有火焚之惧；左关见毛，肝木旺而生风；右关见毛，胃土盛而动火；左关见粟，无病之人；右关见粟，加餐之客；左关见钩肝血之足；右关见钩，脾气之安；左关见静，优游享无事之福；右关见静，舒畅享强食之愉；左关见石，筋得寒而拘挛；右关见石，胃因冷而泄泻；左关见坚，邪必留恋于经络；右关见坚，邪必会聚于脏腑；左关见躁，必苦血干而多怒；右关见躁，必苦液涸而善呕；左关见搏，防太盛之中风；右关见搏，虑过旺之狂病；左关见散，筋迟而不能收；右关见散，肢懈而不能举。

试观其尺下也，浮见尺左，水亏而双耳齐聋；浮见尺右，火旺而大肠自秘；芤见尺左，小遗多脓血之灾；芤见尺右，大便下赤红之叹；滑见尺左，水入

腰而作楚；滑见尺右，痰流足以成灾；实见尺左，膀胱水闭而不通；实见尺右，尿沥火涩而难出；弦见尺左，腰腹重滞生疼；弦见尺右，肾脏风邪作耗；紧见尺左，耳似蝉鸣；紧见尺右，脐同虫咬；洪见尺左，水熬干而消渴；洪见尺右，火炎上而梦遗；微见尺左，盗汗淋漓；微见尺右，肠鸣泄泻；沉见尺左，精冷如冰；沉见尺右，腰寒若水；涩见尺左，阴寒痼结；涩见尺右，逆冷肠崩；迟见尺左，下焦寒冷；迟见尺右，小腹阴凝；伏见尺左，阳气不升；伏见尺右，阴气更闭；濡见尺左，寒湿侵肾；濡见尺右，冷痿中腰；弱见尺左，双足骨酸；弱见尺右，双腿气乏；大见尺左，肾涸于遗精；大见尺右，命残于作用。

小见尺左，水耗无多；小见尺右，火衰不旺；虚见尺左，心肾不交；虚见尺右，水火皆乏；微见尺左，冷入关元；微见尺右，寒通腹里；细见尺左，髓冷胫枯；细见尺右，命寒精泄；数见尺左，水少而火沸为痰；数见尺右，火炎而水随作喘；急见尺左，痛入阴丸；急见尺右，疼添小腹；短见尺左，自无延龄之福；短见尺右，定含怯战之羞；代见尺左，精败欲绝；代见尺右，火息将亡；结见尺左，邪袭水而不散；结见尺右，邪袭火而不离；促见尺左，髓耗而足不行步；促见尺右，火衰而气不通心；革见尺左，玉关不闭；革见尺右，河车俱焚；动见尺左，定然魂梦多遗；动见尺右，定然阳强不倒；毛见尺左，精耗而龙火将兴；毛见尺右，焰腾而命门自热；栗见尺左，肾弱相宜；栗见尺右，火衰当助；钩见尺左，阴平之士；钩见尺右，守真无疑；石见尺左，精无倾失之慨；石见尺右，阳有退藏之庆；坚见尺左，邪入于骨髓；坚见尺右，邪居于腰膝；躁见尺左，肾难上交于心；躁见尺右，阳且高越于膈；搏见尺左，膀胱有热闭之淋；搏见尺右，咽喉长疮蛾之肿；散见尺左，肾水欲绝于须臾；散见尺右，元阳将逃于顷刻。

陈士铎曰：脉有兼见以观其变，必有独现以显其常，常变之道不可不分观之也。鬼真君先言其变，示变之宜知也，再言其常，示常之宜谙也。知常而后达变，又宁至有治常之失哉。

又曰：脉不分观部位，则病情不可得而知，此寸关尺必须分观其脉也。

又曰：脉有寸关尺无脉，而脉见于列缺之间者。世人以为反关脉也，此乃经脉虚而络脉盛也，经脉虚故不现于寸关尺三部，络脉盛故现于列缺之间。盖直行为经，而旁行为络，列缺正络脉之穴也，在两手交叉食指尽处，两筋骨罅中，属肺经之络，别走阳明之络也。此中原有动脉，宜细动不宜大动，今寸关尺三部无脉，而此处之脉大动，亦现三部之象，是阳胜于阴也，千金翼谓阳脉逆反大于寸口三倍，正言反关脉也。亦当分观其动，以别疾病耳。

又曰：寸关尺分上中下也，心肺居上而以寸观之，象天也；肝脾居中而以

关观之，象人也；肾居下而以尺观之，象地也。医道必须统天地人以论医，则医无剩义，脉诀亦必合天地人以示法，则法无遁情。非好作广大之语也，实有不如此则其法不为备耳。

又曰：寸关尺分上中下切之，是矣。然其中有上而兼中者，有中而兼下者，有中而兼上下者，又不可不知之也。如寸脉浮而连于关，关脉数而连于尺，如关脉大而连于寸尺者是也。此又当合寸关尺而同观，又不可专主于寸而不及于关，专主于关而不及于尺，又在临症切脉而变通之也。

又曰：脉宜分观以别虚实，然亦有合寸关尺以分虚实者，大约左之寸关尺齐旺者，乃外感居多，右之寸关尺齐旺者，乃内伤居多，非但左寸旺为外感，右寸旺为内伤也。

又曰：寸关尺分观之后，又宜合观，不分观不知其细，不合观不得其合。故分观之时，当以一指切其脉，合观之时，又当以三指切其脉也。

又曰：看寸关尺三部之脉，当先切关脉，而后看寸脉，而后看尺脉，左右相同。

又曰：今人看脉，男先看左，女先看右，男女之脉何尝有异，正不必如此拘拘也。

又曰：凡人之脉，贵有胃气。胃气者，平气也，毋论寸关尺，下指之时觉有平和之象，即是有胃气也，非独右关平和始有胃气耳。

又曰：脾与胃为表里，胃病则脾必病，脾病则胃亦病，病则安有胃气哉。故脾脉与胃脉同观，所以脾胃之脉皆在右关切之耳。

又曰：胃旺而脉愈微，胃衰而脉愈盛。故右关太旺，反是胃气之虚也。然而右关之旺，又由左关之旺也，左关旺而右关不能衰，此木来克土之象，又不可不知也。

又曰：三部之脉，前人以尺脉为根，似乎切脉重在尺也，不知本实先拔，固然枝叶难荣，然而过于摧残，如狂风大雨拔木折枝，根亦随竭，此脉必统三部而观之也。

又曰：寸关尺各有内外之分，尺外尺里、关外关里、寸外寸里皆从左右以分内外，而非上下以分内外也。余注内经，已详哉言之矣。而鬼真君不言及此者，盖举要以示人耳。

又曰：脉分三部，上寸也，中关也，下尺也。寸之内又分左右左，寸候心而包络膻中统其内，右寸候肺而胸膈咽喉统其内；关之内又分左右，左关候肝而胆胁膈则统其内，右关候脾而胃则统其内；尺之内又分左右，左尺候肾中之水，而小肠膀胱小腹股膝统其内，右尺候肾中之火，而大肠腰胫腑统其内；三焦有上焦中焦下焦之异，上焦属于寸，中焦属于关，下焦属于尺，不可于右肾

候之也，命门为十二经之主，不属于右肾而不得不候之于右肾也，部位既明切脉自无疑。

又曰：鬼真君所分部位，一皆准于内经，与王叔和所定大相悬殊，世人见之未有不惊异者也。然而鬼真君正恐人惊异，单言五脏而不言七腑，铎虑部位不明，又将何以诊脉，故于前条细列以问世，第推鬼真君之意，但知五脏之脉，正不必又及七腑之脉也，铎重言之，似乎饶舌矣。

又曰：五脏各有表里，心则与小肠为表里也，肝则与胆为表里也，肺则与大肠为表里也，脾则与胃为表里也，肾则与膀胱为表里也，表病则里病，原相关切，故治里正所以治表也，何必分表是表，而不属之脏，里是里，而不属于腑也。

第四篇

鬼真君曰：诊脉宜分生死，决日当定时辰。伤寒热病，洪大生而沉细死；产后热病，缓滑吉而弦急凶；头痛之疴，生于浮滑而死于短涩；腹胀之症，死于虚小而生于大浮；下痢活于微小，浮洪反有难疗之叹；癲狂全于实大，沉细转兴莫救之忧；消渴数大有生机，虚小愁其阴尽；霍乱浮洪无死法，微迟虑彼阳亡；中风最喜迟浮，急实者何能起死；中恶偏宜紧细，浮大者不易回生；心疼沉细非比浮大之难医，水气大浮不似沉细之莫疗；吐血鼻衄沉弱沉细者生，实大浮大俱为亡兆；中毒肠癖洪大滑大者吉，微细滑细各是危征；喘急宜浮滑，短涩云亡；咳嗽尚浮濡，沉伏决毙；久泻反宜微细，浮洪者多致归阴；新产切忌大弦，缓滑者宁忧辞世；呕吐虚细者吉，实大则艰于奏功；癆瘵浮滑者佳，细数则难以取效；盗汗惟嫌紧数，虚小无愁；失血止虑浮洪，细弱可喜；内实者吉在浮洪，沉细有变迁之祸；内虚者吉在沉细，浮大无存活之祥；痹症尤嫌浮大，细涩长延；厥病更忌紧弦，洪数即解；癰疽见细微而可喜，弦滑者危；眩冒见浮滑而相宜，沉涩者危；黄疸不宜急数，迟滑易于分消；白淋偏贵濡迟，涩弱艰于止遏；便闭生于细微，洪大有阴尽之伤；发汗生于虚小，弦洪有阳亡之失；腹痛沉伏，多入泉台；胁痛朶大，定趋死路；脱症结代，难留人世；喘症促革，易走冥途；关格涩浮，常登鬼录；痈疽滑大，转庆生缘；结胸现沉紧，半寄于死亡；脏结现浮滑，速痊于淹滞；直中阴经，丧沦代结；忽成热病，全活浮洪；发斑洪大未是死征，噎膈数细实非生气；偏枯之症，弦滑何愁；歪斜之疴，数大可治；噤口之痢，结涩不易疗；中暑之症，沉浮不须惊；循衣摸床，细小尤堪救援；遗尿撒手，促革必至丧捐；筋青囊缩，微短陨没；舌黑发直，数大焦枯；脐突唇裂，结代应歿，口张足肿；短促何延；呃逆不止，短散就木；懊(忛衣)无休，微弱加餐；血晕散促，顷刻归阴；肠结搏坚，旦夕歌露。

更有代钩之象，心死可定九日；弹石之状，肾死必绝于七朝；弓弦之张，肝死定亡于十八；釜沸之乱，脾死可绝于四三；浮水之景，肺死应丧于十二也。尚有秘法，可以罄传于万年。如见前形，不必问现于何脏，见虾游而断八日之必死，见雀啄而决七日之必亡，见吹毛而言四日之必危，见夺索而许一日之必逝，见屋漏而定五日之必陨，其余死亡可据推断。

陈士铎曰：死亡之脉不尽于此，然而得此正易决存亡也。

又曰：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载死亡之脉甚备，二书参观更无差错。

又曰：死亡之脉，全在看脉之有神无神，有神者有胃气也，无神者无胃气也，故有胃气，虽现死脉而可生，无胃气即现生脉而必死，又在临症而消息之也。

又曰：脉现死亡，不可轻断死期，往往有用药得宜，虽不能起死为生，然延留数日亦其常也，诀中篇末有决日之法，愚以为终非定论，但断其必死，而不必先定其日期，当与高明共商之。

又曰：死亡之脉，现之于骤者易救，以脏腑初绝，尚有根可续也，倘时日已久，虽有人参又何以生之于无何有之乡哉，有无可如何者矣。

又曰：脉有细微欲绝者，多是死亡之脉，然脉有伏而不出，似细微欲绝，其实绝而未绝也。一出脉而细微之象如失，此等之脉最难辨别，又当合症而参之，未可全恃夫切脉也。

又曰：脉有生死之各别，如鱼游雀啄之类，弹石解索屋漏水流吹毛之状，自是死脉无疑，见此等之脉即可决其必亡。苟无此等之脉现，似乎不宜遽言其死，不知脉贵有神，倘浮沉迟数之间，涩滑大小之际，初按若有，再按若无，或散或乱或来或去全无神气，虽非旦夕之云亡，必至岁月之难久，何尝非死脉哉。倘代结之脉，按之有神，不过痰涎之壅塞，寒痛之遏抑，暂时之病，未尝非生也，故决人生死，全要看脉之有神无神为贵耳。

第五篇

妇人小儿之脉

鬼真君曰：阴阳原无二道，男女何有殊形，五脏相同，不必两分彼此，三部亦一，宁须各论参差。唯受妊成胎独殊男子，故辨妊论孕更别妇人。尺中脉滑，女经不调且有带淋之病；关中脉涩，天癸已断宁非郁塞之疴；左寸滑而左尺大，怀子之兆；左尺数而左关微，有儿之征；左寸带纵，两男之祥；右寸带纵，两女之喜；左关左尺脉皆大，心脉流利必三男；右关右尺脉皆大，心脉流利必三女；然三部有一部之滞，未宜遽许为胎；各脉无一脉之顺，何敢轻言是孕；子死母存，尺浮而寸沉；母亡而子活，尺涩而寸伏；盖子系于肾，尺浮则子无生气；母系于肺，寸沉则母有生机；子系于尺，尺涩而子之气不散；母系

于寸，寸浮而母之根已离；沉细之脉，胎欲离经；浮滑之脉，胞将即产；腹疼腰痛，定然即降；浆来胞破，未可言生；身重体寒，面目又青，脉无可畏；心烦血燥，舌兼黑脉断堪忧；子母难留，唇口沫出；娘儿全活，面鼻颜黄；新产脉缓，自存胃气；新产脉滑，未损脾阴；实大既形，定非佳信；弦急兼现，岂是麻祥；沉小实为顺候，涩促半作逆观；脉微何足害，尚可回阳；脉洪反宜愁，最嫌逆冷；妇人之脉若此，小儿之诊若何？三部不妨俱数，只虑沉迟；六经各喜均长，翻嫌细小；惟弦紧不可骤扬，恐来风邪之祟；更虚濡不宜常见，虞多水气之殃；急脉形于指下，呕吐而腹痛难痊；大脉浮于关前，泻痢而心惊不救；见此已可通彼，知偏何难悟全哉。

陈士铎曰：男女之病，彼此相同，原无反背，故有病而可同断也。唯胎产前后少异男子，故鬼真君又传此篇，而于论孕娠独详也。至于小儿，原不必切脉，以气血未全，各脉不十分准。鬼真君之论小儿，亦约略之辞，然而小儿纯阳，所生之病多是饮食之伤，惊疳吐泻之症。得此数言，以括其全，所谓要言不烦也。

又曰：妇人之脉少异于男子者，左尺多旺耳。男子左尺旺，实非佳兆。女子左尺旺，此阴血有余，转是佳祥，盖易于受胎也。

又曰：妇人之病最难治者，以其性情多郁耳，郁则气血即不流通，经辄闭塞，而左关随现涩脉矣。故看妇人之脉，贵切肝脉，辨其涩与不涩，是第一秘法。虽各经皆有涩脉，而左关不涩是其郁未甚也。

又曰：小儿之脉，弦紧急俱是外邪，除此之外，皆内伤也。治内伤之法，补脾健胃为先，即治外邪，亦当顾正，虽纯脉现弦紧急，未可单为祛邪也。